

# 田野與我

陳志柔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 My Fieldwork in Rural China

Chen, Chih-jou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fter five hours on a minibus through the Fujian countryside I got off in Shishi and transferred to the back of a three-wheeled two-stroke pickup truck heading to a nearby village. Here I met Old Lin, who would become one of the key subjects of my eight-year long research project on China's village enterprises and local institutions. Lin is a retired official and remained the village elder. He spoke Minnan, a southern dialect of Mandarin, which is as similar to Taiwanese as a Boston accent is to a Texas accent. I addressed him in my native Taiwanese tongue and he responded as if we were relatives. Contrast this to my experience in rural Suzhou, Jiangsu, it took several years of frequent visits to a small village in Suzhou before I was fully accepted and treated as a friend. I courted an engineer for many years, who confided in me the details of the collectives breaking out from bureaucratic control and developing their own industries; of the party control over all finances and profits; and strict sensors placed on private entrepreneurs. I also heard the stories of how people were cheated out of promised stock options and bonus, and how the village leaders stocked the industries with their people, keeping profits among the elite circle.

1995年春天，我洋洋灑灑擬定了研究中國農村財產權與地方制度的博士論文大綱，在口試過程中，信心滿滿，嘴角冒泡。儘管在田野研究及實地聯繫上，八字都沒一撇，但一身傻膽，看似無畏，其實無知。回到台灣，章英華教授剛好需要一個助理到廈門協助執行問卷調查，我趁此機會得以工讀兼研究，心想到廈門考察考察也是不錯的開始。就這樣開始了我的閩南田野之旅。

完成了問卷調查的助理任務，才發現田野研究走馬看花容易，實地進入卻說的比作的容易，雖然跟著廈大教授到農村走了幾回，但要找一個村子蹲點研究卻不是那麼順理成章。正當我不得其門而入，考慮擱置閩南轉戰江蘇時，腦中忽然閃過一幅圖像，先前幾天在廈大跟幾個教授吃飯時，有一個泉州人過來打招呼，此人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工作，席間他聊到執行一項收集族譜的



研究案，常要下鄉尋找族譜。當時聽過沒有特殊感應，後來想想此人既然到農村收集族譜，想必有一些熟門熟路可以介紹我下鄉蹲點，趕緊打電話跟他聯繫，後來的發展，果真印證了找對了源頭。

### 閩南農村初體驗

那是1995年夏天，廈門到泉州的高速公路仍在規劃中，連接兩地的一級道路也還在整修拓寬，我在燠熱的午後，加入了火車站前熙熙攘攘的民工商販行列，跳上一部穿梭吆喝的小巴，三、四個小時的風沙顛簸，終於灰頭土臉的到了石獅。此時的石獅，市街終日人聲鼎沸，貨車巴士轎車機車三輪車塞在市區街道上，它們的大小速度等級不一，但震耳尖銳的喇叭聲卻沒有兩樣。我跟泉州朋友會合，上了一部摩托三輪車，在隆隆引擎聲中來到石獅海邊的小村落。

迎接我們的，是這個海邊農村的家族領袖林老先生。林老從泉州市政府告老還鄉，他的黨政資歷本已給他相當的社會聲望，加上退休後林老召集村中長者，組織老人會，編族譜，修宗祠，聯繫菲、台鄉親，可說是成了本村的實質領袖；他在鄉里之間「喊水會結凍」，我當時沒想到，由於他的好客，

我的厚臉皮，以及我們的投緣，讓這個小村落，成為我體驗中國農村的起點。我在林老的四層樓住家安頓下來，不僅解決後勤補給，也由於他的背書引見，我在村裡穿梭走動，大家都知道那是林家來的「台灣仔」，通行無阻，沒人找麻煩。

當時這個村子的老村書記幹了十幾年沒換人，村民質疑他的操守，沒人願意與他為伍。在1996年政府試行的村選舉中，由於家族各房系無法達成共識，村長候選人沒人得到過半數選票支持，懸缺無法補，倒是村民高票推選了大家最敬重的小林—林老的兒子—當副村長。這位新任副村長，在2001年當了村書記，他一身草莽，短小精悍，面容黝黑，鎮日夾著托鞋，騎著125摩托車，三句不離三字經。他剛剛結束西裝長褲的家庭工廠，與朋友合夥在石獅市經營卡拉OK，但他常幹醜時間都花在村民事務，沒法為自己的事業打拼，他們家比村委會辦公室還熱鬧，村民從早到晚絡繹不絕，從領生育證到排解糾紛，都是小林說了算。

就在這個村子，這戶人家，我前後住了大半年，我訪談工廠老闆、市場小販、外地民工、幹部官員、歸國華僑，甚至還有台灣跑路到此的大哥，鄰近的晉江農村也是我常造訪的對象，他們的閩南語帶著鹿港台西的海口腔，乍聽還真不習慣。我觀察村民的生產經營，婚喪喜慶，寺廟宗祠活動，琢磨這之間的人際互動和社會關係，就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漸體會一個閩南農村在所謂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是如何遞變轉型。

### 柳暗花明探蘇南

如果說我在閩南的田野研究一開始就受

惠於貴人相助，運氣好，那我在蘇南的田野研究，就驗證了「堅持到底必然得救」的八字諍言。

江蘇上海等地的農村跟閩南農村一樣，都是中國的沿海富裕地區，跟內地窮困地區比起來，簡直是天堂與地獄，但兩個地區卻是完全不一樣的天堂；閩南農村的私營企業家開著他自己買的TOYOTA，蘇南村辦企業廠長坐著集體配發的、有司機駕駛的VOLKSWAGEN，何以至此？這就是我的論文題目。

到江蘇之前，由於參與指導教授上海農村調查之便，我訪談了不少上海農村，其實上海農村在很多方面跟蘇南農村並沒有兩樣。在這裡沒有上級幹部帶路，缺了官章文件擔保，外地人要調查研究，連門都沒有。我知道入境當隨俗，不敢造次，蘇南不若閩南，單槍匹馬跑單幫肯定會壞事，但又不想藉助官方台辦路線，接受統戰宣傳，因此唯一的指望就是指導教授介紹的昔日學生，如今是南京大學的名教授。此位教授待我不薄，我在1995年酷暑抗旱中初次來訪，他派了系上的年輕教師帶我到南京郊縣農村走一遭，我們到了當地，沒人搭理，黃土漫漫、夏日炎炎，兩人只差沒中暑昏倒。據說所有幹部都停止上班抗旱去了，我想可能在家吹電風扇抗旱吧，這是我對那年夏天在長江邊上的唯一記憶。

這位南大教授有點驚訝炎夏暑熱沒有消融我的田野幻想，他有點意外我並不滿足於此，只好答應帶我去蘇南農村，我問他何時成行，他說或許下個星期就去，但他每日系務繁忙，焦頭爛額，下個星期彷彿成了無限大。我自忖唯有等待才能改變局勢，於是就

在南京大學耗著，在圖書館查查檔案資料，到中山陵參拜國父，跟系上研究生瞎混，後來旅館住不起就乾脆搬進研究生宿舍體會群眾生活。一兩個月過去了，這位南大教授猛然發現我還沒走的意思，心念大發，帶我上了火車。

我們抵達蘇州火車站後，教授的昔日同學來迎接，他在蘇州市政府當官，我們乘著豪華轎車直奔吳江農村；中午時分，在鎮上接受領導幹部們的盛情招待，體會太湖水釀製的名酒，酒足飯飽後，我們來到了鎮政府的會議室。燠熱的炎炎夏日，會議室冷氣讓人心曠神怡，肌肉放鬆，鎮書記邊剔牙邊點煙邊接受我的第一個問題，此時帶我來的教授已經攤在沙發上呼呼大睡，我問了第二個問題之後，在鎮書記的回答中我稍稍閉眼養神，但只記得他一直講一直講，旁邊有另一個陪同人員也插話講，我這一閉眼，神遊回來後發現大家都躺平睡午覺了。這是我到蘇南訪問的第一個鄉鎮，我的收穫就是一疊名片和一桌酒菜。

接下來，我們到了村子裡。號稱本鎮第一村，它的龍頭企業是生產聚脂顆粒的村辦企業，年產值數千萬元，村幹部們乘坐黑頭桑塔納帶我們參觀興建中的別墅 大理石地板，歐式真皮家具，還有義大利吊燈。五點不到，村幹部說該吃飯了，我們又是一陣觥杯交錯，盛情交流，又是一疊名片和滿嘴江南名菜，好似我的江南田野之旅還沒開始就即將告一段落了。焦慮無奈之際，眼前忽然出現一道轉機，就在晚餐席上，有兩個外地人，他們是村子從天津禮聘來的化工工程師，擔負研發生產的重任。就當幹部們吃吃喝喝亟思快快奉送我啟程之際，我跟工程師搭起了讀書人的友誼橋樑，我盤算著，幹部

們不讓我知道的村裡事，這二位待在村子近十年的工程師該是清楚的了。後來幾個月，我一方面在上海訪談，另外也隔一陣子就來到吳江這個鎮上，工程師成為我無話不談的朋友，透過他們，我逐步瞭解這個村子的企業發展和權力結構，我也逐漸和當初拒我千里之外的村幹部們建立起了互信的情誼，我們最後成為好朋友。

1996年我結束了在閩南和蘇南的田野研究，伴我回到美國的，除了可以寫論文的田

野材料以外，還有可以寫報導文學的人生體驗。畢業返台後，我仍與我的田野朋友們保持聯繫，他們的故事是我持續理解中國變遷脈動的窗口。騎著摩托車的閩南村書記盼望來台灣一遊，他們家在台西的宗親答應接待安排，他說他一定會來找我；乘著黑頭轎車的蘇南村書記在2002年來到了圓山飯店，他發請帖邀請我去參加他的招商說明會，會後我帶他到光華商場買了一部筆記型電腦，他要送給在澳洲念高中的兒子。我觀察我田野中朋友的變化，也體會中國的變化。

## 《當代中國研究通訊》邀稿啟事

### Calling for Submission

本刊「田野與研究手記」專欄將公開徵稿。凡來稿內文主題與當代中國研究（包含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文化等領域）相關，行文格式可為田野筆記、研究紀要、書評等，文章字數上限為中文3000字或英文2000字。中文稿件請附英文標題與摘要（200字內），英文稿件請附中文標題與摘要（300字內）。

文稿之刊載，本刊編輯群有權刪改與置放於當代中國研究通訊電子版之網站，若不願意者請事先聲明並同意文責自負。來稿刊出後，將致贈五本以酬雅意。

來稿請附作者簡歷（中、英文100字內），並以電子檔用E-mail寄送編輯群cfcc@my.nthu.edu.tw，信件主旨欄註明《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稿件，本刊收到後會予以正式確認回函。

The new column "fieldwork and research note"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Newsletter is calling for papers centered on the issue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 whether regarding to the aspects of politics, economics, society or culture. The contents of your submissions can be open to fieldwork ethnography, research notes, or book reviews. The submission is required to be written either in Chinese or English, within 3000 characters of the former or 2000 words of the latter. Once admitting the submissions, the editors will reserve the right to reject, revise or edit the submitted articles. Also, the accepted submissions will be published both in print and on-line version. If you are not willing to have your submission publicized on our website, please inform us in advance. Once the article is submitted, the author will receive five copies of the newsletter as rewards.

Any submitted article should include a brief C.V. of the author, within 100 words in English as well as 100 characters in Chinese. All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to submission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editors by emailing to cfcc@my.nthu.edu.tw.